

勝利喜還都

——寒操與我第二章

梁 黎 劍 虹

勝利狂歡重回上海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我正在重慶隔壁鄰居黃紹雄主席公館聊天，忽然聽到街上人聲，鞭炮聲，敲鑼打鼓聲，我們趕快跑出門外觀望，見大家擁抱着跳舞，嘴裏直嚷着日本投降了，我們勝利了，我們聽見了也參加了他們的狂歡動作，

我立刻趕到孫科院長夫人家裏，見到她正在高興得滿屋亂轉，我們立刻相抱着歡笑做一團，她留我吃晚飯，約定飯後我們乘車到街上參加大家的歡樂慶祝，我當然同意奉陪。晚飯後我們兩人乘她的座車到馬路上，馬路上擠滿了人，店舖都在放鞭炮，人們見到我們的車子，有些人就湧上來歡呼，我們也學着他們的歡呼，中外合璧喊着：



操寒梁婿夫與京南在年早者作文本

。影合授教

「阿里！」「阿里！」中華民國萬歲！我們本擬到美軍總部去湊熱鬧，可是沿路為狂喜的人們所阻，我也記掛着家裏一定有很多朋友趕到慶祝，我便請孫夫人回府休息。

等我到家門口，就聽到人聲嘈雜，一見我入客廳，更是歡聲雷動，嘈着要酒，要鞭炮，我立刻叫人去買。

第二天一切都已平靜了，許多人也忙着準備還鄉工作，寒操那時正好將所有官職都辭掉了，辭掉了宣傳部長、海外部長、立法院祕書長等等，因此我也不急着離開重慶。

事實上我是不知道該怎樣還都，寒操向來是瀟灑成性，家裏什麼也不管的人，這次我也不管了，正好我發表了是南京市臨時參議員，我就安下心來等到快開會時再作打算。最後快開會了，我就乘姑丈正要飛上海之便與他同機飛上海。

到了上海，上海市面同戰前一樣繁榮熱鬧，市中心比以前更擁擠，雖然是如此我總感覺那氣息使人透不過氣來，尤其是我這個身歷抗戰八年艱苦的重慶人，看到其中較深的內幕，也就有更深痛的感嘆，我總覺我們勝利得太匆促，太沒有

準備，大措手不及，以至淪陷區的人們都沒有享受到勝利該帶給人們的喜樂昇平。上海人有一個特別的感覺，重慶來的人都似乎高了一等，尤其是那些大小漢奸們，拼命巴結鐵營重慶人的門路，連我一到上海就有人要請我吃飯，我都善意地謝絕了，而重慶回來的人呢？有少數不明大義的人都忙着鑽營找便宜房子的門路，也有設法接收便宜工廠等等的。總之有部份人都在各顯神通謀求私利，我單獨一個人先回上海，本來先住在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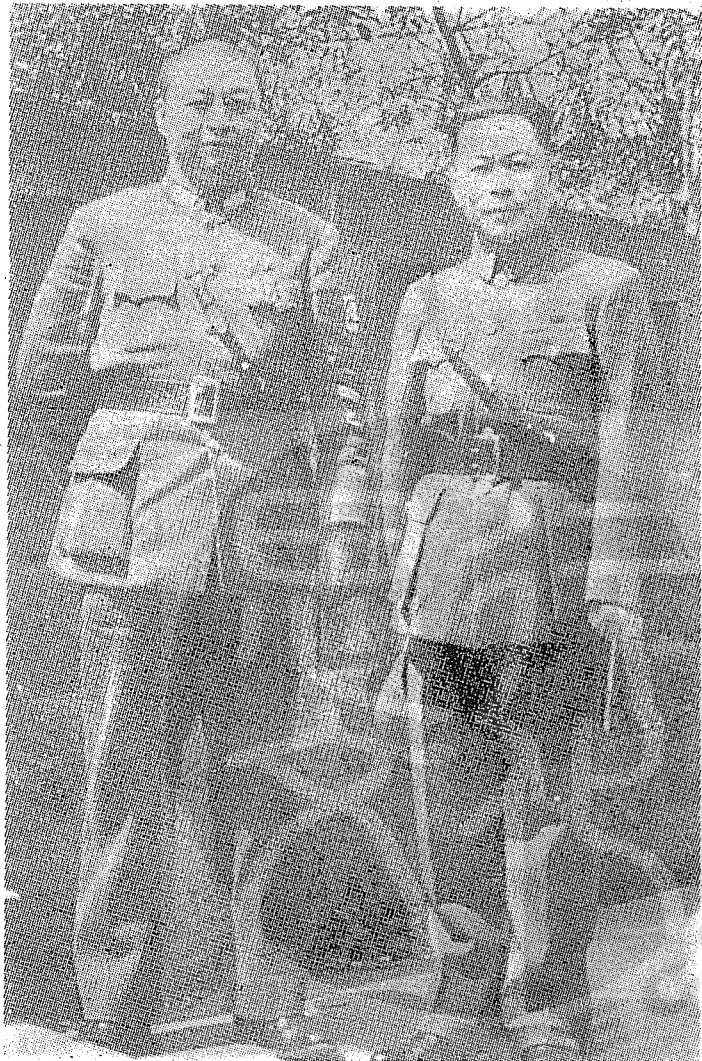
丈家，因為居住不便我就搬到酒店去住，有一天我正碰着幾個重慶人員，他們雖然不是正式接收人員，我見他們正在談論什麼工廠等的事情，他們正預備去參觀一間汽水工廠，我說：我也想去見識見識，於是祇有讓我一同去。到了該工廠，我更看出接收人員們的無計劃，根本不為國、為人民設想。因為工是停了，所有的生財機器都弄到零亂不堪，也可以說全報廢了，這就叫做接收，照理說接收人員，應該是替國家的元氣著想，應該有

計劃地讓原班人馬一直工作到等接收工作完成才對，那有這樣毫無計劃地亂搞一通就算接收了的？一葉知秋我看了心情真是萬分的沉痛和著急！

推仔樓別來無恙否

看完了那汽水廠後，我很難過，舉一反三，也可以不必再看下去了，我消極地想：雖然俗語有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算是匹婦也該有責，可是上海不能算是我的管區，我該提早趕回南京，看看自己的管區如何，於是我立刻搭火車回南京。

南京到底比上海空曠得多了，我一到南京就趕到自己的「推仔樓」舊居去觀看一番，屋是還算完整，這該感謝住屋的人算有良心，沒有什麼破壞，住屋的人也很客氣，見我回京就乖乖地把屋好好的讓出來了，可是我看了一下，我原有的家私什物一概不見了，這樣一來我就變了單獨一個人住一間空屋。我固然沒有那許多錢購置家中應有的一切，就算有也不能立刻購全及佈置妥當，正在束手無策，馬超俊先生是當時的接收市長，她的太太也算是老友，她就邀請我暫住他們家並即日陪我到玄武湖一遊。我到了玄武湖，真是恍如做夢，苦捱離京八年的歲月，終於捱完了，而且全身而回，八年抗戰，災難重重，雖沒有身經百戰，也有身經百炸，能够沒死沒傷。回想當年離京時是多麼傷心欲絕，現在有幸有命回京，理應心情愉快與高采烈才對，然而由於從上海歸來後，得悉復元後的種種切切，共黨正擴張地盤，至使首都南京大受威脅，使人心也惶惶不安



抗戰勝利前夕梁寒操教授（右）與余漢謀將軍（左）在陪都重慶合影。

，朝不保夕似地，多麼沒趣，身站在玄武湖陸地上，感慨萬千，倒不如歸去，於是十分掃興地回家。同歸途中我不斷地想着許多接收問題，我在重慶時就聽到許多有關馬市長接收時的閒言閒語，現在我既身為南京市議員，就有職責質問，不然怎樣對得住南京市民。如果我去調查接收的情形，我初回南京，真正正地是單人匹馬，如果單獨一個人要在短時間內查出真相，絕不可能，我祇能夠在我一個人能辦得到的範圍內動腦筋，就想到淪陷時期，接收時期都是他做市長，我應該詢問他有關市民銀行財政如何處理的？並請他公佈賬目，決定後我着手寫質詢稿；到開議會那天我提出質詢，他聽到了，立刻臉色十分難看，我早就知道他一定會十分生氣，却沒有想到他這樣沒有風度。據他家裏的佣人告訴我，他回家後大生其氣而且罵我不夠朋友，而且對我的質詢，他竟置之不理，更不用說公佈賬目了。我這人也仍不免正如柏楊先生所說的鬻氣，得饒人處且饒人的「人情主義」便沒有追問下去，我內心也非常痛心，如果追問下去那更不夠朋友了，不追問下去，半途而廢實在愧對市民。這大概就是鬻氣吧！我祇有趕緊搬出馬公館，馬馬虎虎將家弄上一張床，僱一個女佣人陪我就算了，其餘錢再作打算了。

房屋荒與物價波動

那時的南京我也不清楚怎會屋荒得那樣厲害，多數官民全都為住屋發愁，郵政儲金匯業局徐局長就出高價要租山西路的房子，大概他知道寒

操是窮官，他就派員找到我家出叁萬元美金租我的房子叁年，這樣一個數字的確給了我很大的引誘，我雖然萬分捨不得，離開了八年才重逢的「推仔樓」，但其奈窮何！我最後終於答應了忍痛搬出久別重逢的「推仔樓」，借住在寒操的一個兄弟會仁社會所裏，幸得該會所也在山西路住宅區的犄角路，仍是在我的廿六保區域裏。當我收到該租金後我就在山西路住宅區的周圍找尋空地，湊巧在西康路就有一塊三畝大的空地，我買下來，其餘留下的錢我就預備作經濟上的長期抗戰支用，誰知這時寒操從重慶回京了，他知道這件事後他表示希望身邊有些他能支配的錢，我想也好，反正我也很忙，他能够替我分勞也不錯，於是就將所剩餘的錢全部交給他保管。過了不久物價劇烈波動，經濟金融被共產黨擾亂到幣值一日數變，幣值狂跌，我就想到他所保管的錢不知是如何處理，我問他：

「金融物價這樣波動，你保管的錢呢？」
「交給廣東銀行南京分行的副理朱樹楠代管也代運用。」

「唉！你怎麼不先和我商量？你怎可以全部交給他呢？我認爲他這人十分靠不住。」

「你就喜歡多操心，我相信他不會怎樣。」
他既然這樣說，也是他一向相信沒有壞人的本性，我就隨便他，祇說：

「但願如此！」

有一天我不記得在一個什麼場合裏遇見一位銀行界朋友，他向我說：

「政府鼓勵人民發展中山北路，銀行可以貸

款呢。」

「真的嗎？我有沒有資格向銀行借呢？」我趕緊的問他。

「當然有資格，你是議員。」

第二天我就到銀行借款，因爲我有一塊地在中山北路地段。

全部積蓄被倒掉了

就是山西路西康路那一塊，當時是準備兩萬元，我借了兩萬元立刻動工在西康路建築房子，我這人的長處就是凡事決定了就分秒必爭地進行，我爲爭取時間，匆忙中祇能在建築雜誌內找圖樣，急促中找包商，並先將建築材料一律預先買全了，工人的工資也預先付妥給建築公司，日夜趕工，於是很快就在西康路落成一幢十分漂亮的房子，落成後我立刻就搬出仁社的會所，到新居後寒操和我就集中精神佈置花園，每天到金陵大學園林處挑選已長成的樹木和湖石、草皮等，很快又將空地變爲一個有山有池，有草地的現成花園了，草皮舖好後，寒操就每日從起身到天黑都在花園裏拔雜草，我看來看去也不知他要拔那些雜草，反正他茶飯不思地在拔草就是了。

起初我祇感覺到奇怪，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後來我慢慢地細心觀察他的情形，從他的言談中，態度裏才漸漸地了解他是處在當時的大勢已去，報國無從，無可奈何中，以逃避方式，用拔草來麻醉醫治自己的無處可訴的痛苦，他不敢對唯一可以分享他的痛苦和快樂的來我細訴他的苦衷，因爲選舉的事件已够使我痛苦欲絕了。

又有一日我見寒操的神色有點和平日不同，每每欲言又止的表情，我奇怪，忍不住問他：

「你有什么事要對我說的嗎？不必客氣！請說！」

「不錯，是有話想對你說，却不知從何說起。」

「怎麼了，你從來不會如此吞吞吐吐的？到底有什麼困難使你如此不正常？」

「你記得你曾說過叫我不要相信廣東銀行副理朱樹楠嗎？他昨天來告訴我：『他將我交他保管的錢拿去放利息，現在全部倒了。』因此我沒有臉對你，所以才那樣狼狽不堪的樣子。」

「這當然他是覺得你好騙才這樣說來騙你的，不過這也是我意料中的事，我早就知道他會用這方法來騙你的錢，不過你是好人，你總認為以你的寬容可以將壞人感化成爲好人，而這個社會，別人祇把你當傻瓜來耍，你又不是沒有嘗試過，更不是初次，我看你已經被別人騙慣了，我也看慣了，不以爲奇，更不會當作新聞，算了！反正你決不會因此而難過，告訴你我也不會。但是我們又得重新想辦法過日子。別人正在說我有錢呢，說我在競選時期不賣屋，還會蓋新屋，你有這樣一個有錢的太太，怕什麼？我用幽默的語氣說。

「真的對不起，其實我也知道你事情，多數是十分準確的，可惜我自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害了你。」

「沒關係，反正這又不是第一次，用不着怕難爲情而不敢對我說，等我再想想辦法來維持生

活好了，天無絕人之路，我嫁着你這樣的丈夫，凡事更要靠上帝了。啊！我立刻就想到一個應急之計！我回京買下的地是三畝，我們這屋祇用了一畝半，不是還剩下一畝半嗎，本來我是預備將來給孩子們建屋，以便他們婚後仍可以住在我旁邊的，現在既然如此祇好將之出賣了。」

「對不住！真對不住你！」他表示得十分慚愧。

「好了，不必難過了！本來就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你如果能因此稍爲修正一下你做人的宗旨也好！」我無可奈何地說。

此後我就忙於競選立法委員的煩惱，也無暇計較那許多，我將我屋旁的一塊一畝半的地賣出，賣了八十兩黃金，那樣生活就不至成問題。暫時可以不愁生活問題，我就更可以全部時間都用在從事民主自治的地方工作了。

市參議員紙上談兵

回南京我是臨時參議員，我本來對南京就有着十分的親切感，我一向就自稱是半個南京人，因此我是無條件地熱愛南京，回南京後因是議員身份，更是熱心爲市民工作。山西路是第六區，我就兼任第六區山西路的廿六保保長。立刻着手籌備保甲長，保幹事聯誼會，被公推爲保甲長聯誼會主席，從此我不獨專管第六區的區民的事，我也到各區的較窮苦地區幫助市民們解決各種困難的事情，如裝街燈，自來水，幫助窮苦人們的醫藥費等等。各區的地方幫會開堂等的聚會，他們都邀請我參加，我嫌大受限制，和會有太多的

不方便，都拒絕了。各區的父老們之婚喪喜慶我都盡量出席，如有什麼困難問題我都不辭勞怨爲他們解決。記得有一次有個保民出遠門，留在家裏的太太患了神經分裂症，日夜地帶着兩個幾歲大的孩子在街上流蕩，不回家。當我知道了後，立刻將她們帶回家，將她的孩子梳洗乾淨，弄飯餵好了她們，然後雇人照顧她的孩子，送她們回家，並一面打電報促她的丈夫速回，一面送她到中央醫院住院（南京唯一的大醫院，）代她繳費，及每日到醫院看顧她，一直等到她的丈夫回家我才交回她的丈夫照顧。諸如此類的事太多，已記不清楚了，總之，我深深的體會到「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的快樂。南京復原後，山西路第廿六保最使我爲難的事就是很多貧窮的人們佔用了原有房屋人的空地來蓋了房屋，主人回京當然要趕他們走，他們就都來找我幫忙，這真使我十分爲難，因爲山西路住宅區全保的住戶，都是政府高級官員，我財經各業的傑出人物，這差不多都是我們的朋友，而且高尚住宅區都是十分高級整齊的房子，那末好好的房子被那些貧苦人們東搭西蓋地蓋上違章建築，也實在破壞了觀瞻。身爲保長，我怎樣開口替那些佔別人地皮的人們說話呢？我有時真十分尷尬，最後我祇有一面勸那些人找另外地方居住，（這也需要協助他們找尋），或幫助點金錢給他們租房等等，另一面也請地主們延緩他們的拆遷期限，更同時建議市政府從速建築平民住宅房屋，可惜這些建議，市長似乎從不當一回事地當作耳邊風，建議了何止七八九十次，也等於紙上談兵，徒費口舌筆墨。做

了兩屆的議員，好像從未見市政府執行過一個議案，你說洩不洩氣。感嘆之餘，祇有求之於己，所以我祇有更努力去為市民工作，我有一陣異想天開，常到夫子廟娼妓區去訪問那些可憐的婦女，先看清楚她們的內情，然後再從實際着想，希望能夠挽救多少就算多少，可是市政府一點也不合作，我所得到的祇是報紙的報導和稱贊，見到我的朋友總是笑着問：「據說你經常到夫子廟風化區訪問」，其實天地良心，我是真心地想為那些不是自甘墮落的姊妹們實際解決問題的，並不在乎報紙的報導與否。

選票上突然被除名

南京市一共有四家電影院，其中三家是寒操的朋友張國權先生經營的，那寒操當然也就成爲什麼長了，（我記不清名銜了），因此在南京我要看電影是太容易不過。隨到隨看。爲此，我也想到請那些很少有電影看的市民們看電影，我常規定一個時間請他們某地區的居民看，總是輪流地區，免費招待，因此我在很短時間就全南京每個角落，每一個人甚至街上擦皮鞋的孩子們也知道黎劍虹是誰，住什麼地方。我的六姑姑她告訴我：有一天在電話中別人問她姓什麼，她說姓黎，別人再問什麼黎，她說了半天黎元洪的黎，黎明的黎那人總是不清楚，大概她的廣東國語不好懂，急了忽然想到我就說黎劍虹的黎，那人才說

：你不早說，知道了。因此當時很多人都叫我地下市長。

我的第六區中山北路近海軍部就是貧民區，我當然經常過訪，他們的一切居住的環境：街燈，自來水幾乎是我包辦，環境清潔衛生等等我也照顧周到，因此當我的名字在選票上除名時，他們的難過我也不願去想，可是他們却真的放棄了投票權了。所以後來我離開南京飛台前我去辭行，也的確是一個好傷心的場面，當他她們問到選舉事情時，我真不知該對她們怎樣說才好，我不願在他們面前批評政府不對，我也不能說出忽然中途沒有我的名字的真正原因，我祇能旁顧左右而言他，我真十分傷心！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壹佰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采多姿的戎馬生涯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美金肆元伍角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長期訂戶80元。